

夏可君 著

学林出版社

幻像与生命

——《庄子》的变异书写

幻像与

夏可君 著 生命

生命一直是剩余的生命，我们都是剩余者。从“余”到“鱼”，书写在音韵中跳跃，书写开始于倾听汉语思想这最后的余韵。伴随剩余思想的展开，“鱼”的声音播散开来，成为变异了的生命，而面对无余与剩余之间的转变，“余”的书写将在无限之少的“剩余”与无尽之多的“盈余”的悖论之间展开生命的幻像！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 夏可君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730-398-5

I. 幻… II. 夏…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0836 号



VI HORAE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 / 童力军 李春安

封面设计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学林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

著 者—— 夏可君

责任编辑—— 马建荣

封面设计—— 吴正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1545005

发 行—— 学林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9 万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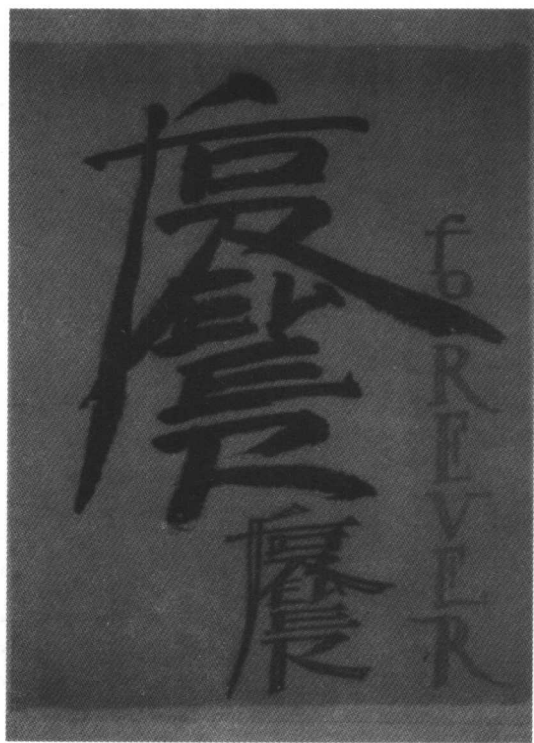
册 数—— 4,3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0-398-5/B·20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For Jean-Luc Nancy



Xubing, Designs for the Square Word for the English word “Forever”

目 录

卮言	1
引线:鱼与庄子—鱼与耶稣	3
§I 海子的弥赛亚期待:鱼与庄子	8
§II 《福音书》的生命书写:鱼与耶稣	25
鱼之眼语:从盈余到剩余的踪迹	48
§I 《诗经》中的鱼:生命的丰盈与友善	49
§II 八大山人的画鱼图:枯竭与剩余之书写	58
鱼之腹语:《庄子》文本中游戏的“鱼一群”	64
§I 《逍遥游》:鱼之飞跃	65
§II 《齐物论》:鱼之变象	80
§III 《大宗师》:鱼之唇语	85
§IV 《天运篇》:鱼之变异	93
§V 《秋水篇》:鱼之游戏	99
§VI 《达生篇》:鱼之渊	111
§VII 《外物篇》:鱼之梦	123
鱼之尾语:渔父与孔子—渔父与屈原	130
§I 渔父与孔子的会语:息迹的劝告	132
§II 渔父与屈原的会语:清浊之音	146
鱼之“变象”:多余的书写——鱼之“得”乎?	151

寓言	181
变异:孔子在庄子书写中的变象	183
§I 穷——孔子自身形象的时间性疑难	183
§II 时间性的变象	191
§III 三重形象和时间性	196
游的事件时间性	202
§I 风—化	202
§II 息—迹	206
§III 梦—渊	212
生命形象的生变	216
§I 虎—龙	217
§II 乌—狗	225
§III 狙—猴	232
重言	243
髑髅	245
鼠穴	262
非马	308
牛人	408
主要参考书目	443
关键词索引	445

卮言

引线：鱼与庄子一鱼与耶稣

这是一幅人类个体完整的图像，也是他的生长史。我从爪子下开始，那是一对曾经舞在空中斫天取火的爪子，但这仅仅是人类精神苏醒的序幕，于是我破鱼而出，但似乎又回到鱼，回到我所能感觉到的脐，那个与大地母亲与地下冥府与永恒死亡紧紧缠在一起的脐。这是关于轮回的大地之歌，是劳动与舞蹈的颂歌，也是破坏和毁灭的颂歌。然后我们一起上升到心，那是质朴的静止的人类生存状态。

——海子，《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

如果弥赛亚“今天”到来，
剩余者就准备好了去接待。
……，人，在犹太教之中，
一直以剩余的（reste）方式存在。
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
他一直是一个幸存者。

——罗森兹维格，《拯救之星》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何休解云：即《孔丛》云：叔孙氏之本子曰钅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岂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曰：“今宗周将灭，无主，孰为来哉！兹日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由？麟兮麟兮我心忧！”是也。

汉语思想的书写事件来自于孔子的这个“获麟绝笔”：当孔子获得不合时宜出现的“麟”时，他停止了自己书写的笔——打断了那个隐微式的《春秋》笔法！

虽然，后来的儒学经学，尤其是谶纬和今文经学“逆意”而释之为——获麟之后——孔子作《春秋》，所谓“孔子本获麟之后得瑞门之命，乃作《春秋》”；或者以事后口头的传递，即那个口传的《春秋·公羊传》（如同今文经学所强调的）来补救孔子这里的绝望；其实，也许这个口传的文字是与《春秋》同时的，即在获麟绝笔之前，

或者，也可能有之后的补余；当然，如果是事后口头的增补，那就更加需要我们对孔子这个绝望的叹息了；但是，如何带着孔子的叹息来阅读《春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要面对的，我们只是看到，儒学把口传凝结为文字之后，更加推崇“乐感”的诚信书写，甚至把麒麟的出现——当作孔子之为素王的征候，从而彻底消解了孔子的绝望！

显然我们必须尊重这个诚信的信念——这个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但是，当我们面对孔子本人“吾道穷矣！”的浩叹时，任何的补救都可能是不足的，而且，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个事件、另一个更大的喟叹，即孔子另一个期待的落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篇》）在生命的晚年，孔子深深感叹的是他个体生命的“穷—困”，是天命的没落，是时代的“变—异”！

河图洛书——来自于鱼或鱼腹或龙马（都是变形的纹理与图像）——那是什么样的文字（纹字）？所谓“六艺者，图所生也”——那是什么样的书写？

上面的两个事件是内在相关的，并且在书写中关联，它们都是书写的中断或中止（止笔）！

为什么看到“麟”，得不到“出纹”的鱼——孔子就要放下笔、不再书写？哪怕是那所谓打开未来之隐微书写的《春秋》笔法？因为麒麟是世所罕见之灵物，当它出现，意味着世界或天下的某种吉祥的征兆，但是天下却是在完全的衰败和败坏之中！孔子在已经显现的灵物和不再显现的“鱼”那里，觉察到了天命的征候！这既是个体命定的限度，也是天命之丧失！天命的丧失——既是不得时，也是“文”之不再——天命之迹的消隐，都是书写无法继续的迹象！这也是无法建立法则的绝境。《周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是，止笔或绝笔，意味着不再有法则！

“孰为来哉！孰为来哉！”——谁在倾听孔子的这个呼喊？谁将到来？

按照《公羊传》的灾异书写：麒麟还是——“非中国之兽也”，那

么孔子期待的是一个异物？一个异类？一个变异了的灵物？那是什么呢？

如果还有书写，如果还有到来的书写，如果余下的书写是可能的，似乎、好像必须从孔子的那个“绝笔”开始，从孔子所期待的“鱼”开始，重新拿起笔，即是去重新发现“鱼”身上的纹理——那书写的踪迹！接着书写，而不是在后来所谓的隐微书写中隐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夫子的家谱：“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与“鱼”有关的名字，这一直还是一个谜呢？也许这里隐含了一个生命出生的事件？对未来的期许？同时，也是对生命提前哀悼！

余下的书写，无余的汉语思想都是在“余(yu)”中书写，如何进行？我们好像、似乎只有去寻找那些还“剩余”的鱼！

如果汉语思想还有余音残留，如果汉语思想之为思想，还有它的余存，如果思想之为思想还有其自身的可能性，也许不过是去思想自身的剩余——思想所还没有思想的，或者，剩余之为剩下和余下的，同时也是思想一直在思想中溢出其自身。

余——不仅仅是剩余。不仅仅是残剩的泪水。余——同时也是盈余——是生命的丰盈与余出。余——是多中之多！好中之好！余——一直还有多余的，既可能是多余——多多益善，“从好到好”。余——也可能是多出和一直还有剩余，这剩下的可能是少数——“少数中的少数”。余——之为多余——当然也可能是不必要的增加，是应该减去的，是它自身的逆转，是它自身的相异。

“余”的逻辑，“余”的书写，“余”在书写中展开的纹理交错繁复，如同汉语思想最古老的书写——丰盈陶罐上的铭记，那些鱼与鱼纹的铭文书写，一直在静默地呼吸。有谁已经开始在“余”的法则中书写了？在书写“余”的法则了？“余外”的书写也许一直是打破法则的！

“余”的书写，是剩余与多余，同时也是生命之“余一存(/幸存：sur-vivre)”与“出生(余一出：ueber-leben)”的思想。

从剩余(surplus)到盈余(sur-plus)的转换——即跳跃——既是生命奇异的书写,又是汉语馈赠给我们的残剩或残余的思想之一。它不是西方的“一”与“多”、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错误之间对立的思想方法,而是多少、浓淡、轻重、缓急、干湿等等的“生成”或“生变”式的思考方式,当然,存在和生变的思想之间有着交错,或者说,我们这里的“余一余”的书写是打开思想本身的变异书写。

这也是老子《道德经》第41章中的思想与书写：“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广大盈余的道——似乎（“若”）——不足或少余。

庄子《天下篇》抓住了老子“余”之思想的秘密：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惚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肖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子·天下》）

——在似“水”的游动中响应，在恍惚之中清明，都指向“以有积为不足”的“有余”，同时，即便有了那么多的积累却依然若有不足：这是无藏之给与的盈余和肖然而有余的剩余。“余一余”的书写，那是生命虚怀中的宽容，是生命无尽感怀的可能性。

在庄子本人，则是那个似若解牛的书写：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

——游动的“刀”已经在不断深入的“余地”中融化了自身。

余下的书写——书写之余——也许一直是在“鱼(yu)”中书写，如同孔子期待那象征天命之踪迹的鱼带来的纹理，如果我们倾听：余——即 yu—yu——鱼！从“余”到“鱼”——书写在音韵中跳跃，书写开始于倾听汉语思想这最后的余韵。“鱼”如同“余”，一直都是“盈余”，那“年年有余”的祝福——也是时间带来的礼物，那么，对于书写，将一直伴随这“鱼”与“余”之谐音的韵律，在无限之少的“剩余”——与——无尽之多的“盈余”——的悖论之间，书写将展开自身。而剩余的书写将一直面临“无余”的绝境！

也许，这个时候的书写，不再从什么尊贵的“鱼或鱼纹”开始——也许麒麟之鳞与鱼鳞之鳞——它们的相似在于纹理，都是奇特而繁复的？而就是从“鱼”——任何的“鱼”，不再怪异的“鱼”，开始变异！

在不显临的“鱼”里，孔子认为自己错失了天命书写的踪迹之线，不是在别处，而就是在“鱼”之中，“鱼”与“笔”——这是书写的隐秘密码，可能也是某种“鱼”的纹理或纹码，是踪迹之线的伸展。也许，余下的书写，就是唤醒那最初陶纹的美丽睡眠，时间之焦渴的梦想将为我们再次张开嘴唇。

那是生命之书写。

§ I 海子的弥赛亚期待：鱼与庄子

海子的诗歌，尤其是后期的《弥赛亚》——这个宏大史诗的标题来自于西方——是对“要来者”的呼喊、对“拯救”的渴望、对另一种时间的呼唤，在汉语资源不足够的困窘中对另一种宏大力量的渴望！

只是海子的弥赛亚到来，伴随着对中国传统《传说》的重新书

写，对“鱼”与“庄子”的重新发现。

在海子的“尽头”写作与写作的“尽头”之交错中——“我来到了人类的尽头”——与弥赛亚等待的主题相关，这是长诗《太阳篇》的出发点，弥赛亚的等待者不是要抛弃中国文化，而是必须重新打开汉语思想之门——另一扇门、那更深的门。

谁曾经为汉语思想打开了那扇门？打开了那扇在“书写的中止”中被关闭了的门？是庄子！是他的“鱼”打开了门！

在海子那里，“鱼”之言辞，不是修辞而是呼吸和烈火！不是比喻和象征而是触摸！

为什么以海子的诗歌开始？因为我们的诗人朋友在纪念海子时也写出了我们当下的命运：

比目鱼

——致海子

庞余亮

你死去，你永远年轻。

我活着，我不断衰老。

……

作为苟活者，我们眺望。

作为眺望者，我们眼疼。

作为眼疼者，我们是风干了的比目鱼。

作为风干了的比目鱼——如此的眼睛，阅读任何的文字似乎都已经不可能了，更加不用说阅读诗歌了！也许，我们首先要找回自己的眼睛？那么，我们必须变得年轻？

变得年轻、年轻，那是再次的出生，犹如海子梦想庄子的前生！

我们不得不再次出生！

§1 “弥赛亚”与“残剩者”

一、老人们

……

我们是残剩下的
是从白天挑选出的
为了证明夜晚确实存在
而聚集着(《传说》)

.....

残剩——在夜晚中聚集的是残剩者，是这个文化剩余的生命。
残剩，海子从剩余中开始捡拾文字，开始写作。

残剩，也是汉语古代文字和典籍的存活状态，如同《六经》，而庄子的文本尤其如此：庄子的文本就是残剩的见证，是残剩下来的，是剩余之物，如同一条鱼在河水枯竭的边缘最后地喘息着；如同在孔子书写停止的地方，在书写枯竭的时刻开始写作。但是，另一方面，庄子的写作也是“彼其充实，不可以已”——那是“无端崖之辞”之无尽的盈余书写！因此，回应庄子的书写，海子渴望写长诗和大诗！

海子的这首《传说》的长诗与他后来所写的《弥赛亚》长诗的主题是内在相关的？都是试图激活传统的时间意识，等待另一个“王”——异域的弥赛亚——带来另一种时间？那是残剩的时间与另一种拯救的时间，将要被加给我们的时间：

“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如下所引海子诗歌均出自该书）

——这个瞬间如何被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祖先“他从印度背来经书”，那么，现在我们的书写如何等待弥赛亚？等待他带来什么样的事件？可以让我们余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写？

§2 打开沉思之门

四、沉思的中国门

静而圣
动而王

——庄子